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獅子吼

第六回 游外洋遠求學問 入內地暗結英豪

話說必讓是日從父親墳山裡回家，恰好撞見念祖二人，彼此握手為禮。即帶他主僕三人過了板橋，不走那條大道，另從田間一條小徑。約行了一里多路，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。青山後擁，碧水前流，饒有田家風味。必讓所住的屋，在村落左旁，茅屋三椽，十分整潔。必讓家無別人，只有一個寡姊，接養在家，替必讓照管一切。此外僱工一人，耕著薄田十餘畝。必讓叫開了門，讓念祖等先行到了中堂。那裡擺著必讓父親的靈位，命人把香燭燃起，念祖二人向靈位前上了香，然後再與必讓行了禮。大家便走進書房，談了好些話。必讓的姊姊整了兩碗菜蔬，一碗雞肉，一碗豬肉，燙了一壺火酒，叫僱工送進來。必讓邀二人坐下吃酒，自己另用一碗素菜，在旁相陪。吃完了飯，坐了一會，必讓帶他二人往外玩耍。出村落一二里，有一小市，茅店八九家，市後有一小嶺，登之可以望海。地方雖不及民權村的壯麗，卻也有灑落出塵之景。游竟歸家，日已銜山。忽有一四五十歲的人，滿面煙容。身上的衣服沒有一件扣著的，只用一根腰帶係了。走進來把必讓喊到那廂去，說了許久，然後去了。必讓仍走進書房來，面帶愁容，不言不語，有半個時辰。

尚祖問必讓道：「才來的那人，是你的什麼人？」必讓道：「他是我的一個同房的叔父。他有一個女兒，和我一年生的，比我僅小一月。先慈請他的妻室做弟的乳母，故我和他的女兒，同在一處長成。後先慈過世，弟隨先嚴往別處住館，有了好幾年，我的房妹分離，不相記憶。一日弟從外間回來，在路上撞見一個絕美的女子，雖是村裝野服，卻生得妖容豔態，面上的肉色，光華四發。弟比時驚道：鄉間安有如此的美女？後在乳母家，又會見一面，才曉得即是弟同乳的房妹。比問他出嫁沒有，說是嫁給一個姓梁的。細細查究起來，原來房妹有一個中表，和他年貌相當，兩相愛悅，私訂百年之約。弟的乳母亦已心許，只弟房叔平日不務正業，慣吃洋煙，欠債甚多，要把這女兒做一棵錢樹子。近村有一個富戶，即姓梁的人，生得異常醜惡，年已有四十餘歲，前妻死了，要討一個繼室，看上了房妹，出聘銀三百兩。弟那房叔不管女兒願不願，強迫嫁了梁姓。那中表因此成了癆病，不上一年便死了，弟房妹也抑鬱得很。兼之那人前室，已有了三子一女，兩房媳婦。那女兒比房妹還要大一歲，終日在梁姓前唆生事非，說房妹在家，表兄妹通姦。那人初先是溺愛少妻，不信這些話，後見房妹的情總不在他，便信以為真，暴惡起來，不是打就是罵。三四年之中，不知淘了多少氣。乳母向弟哭訴了幾次。房叔才來說，舍妹因受苦不過，已懸樑自縊，房叔要弟做一張呈紙，到衙門前告狀。弟於這些事，素來不懂的；目前兼在制中，也不便干預外事。兩位兄長教我這個問題如何處置？」二人都歎息了一回。然後念祖把他們出洋的事說了一遍。狄必讓道：「這事弟很贊成，弟苦於此時方寸已亂，無心求學了。將來想在內地走一趟，看有什麼求學的機會可乘麼。」

到第三日，念祖等辭行歸去，必讓又送他二人到前日相會之處，然後珍重而別。二人到了那市鎮，取了馬匹，仍由舊路而歸。念祖的母親忽然得了重病，偃臥在牀。念祖生性最孝，日夜侍藥，衣不解帶，把那出洋的事，暫擱一邊。過了十餘日，那同班畢業的學生，有五個要往東洋的，來到念祖家裡辭行。

念祖囑咐了他們幾句話，約在東京相會，五人起程去了。又過一月，念祖母親的病，尚未大減，不勝焦急。尚祖同著二人，到念祖家來。一個姓王，名得勝，福建閩縣人，也是同班的附學生。一個姓齊，名爭先，山東歷城縣人，天津武備學堂畢業生，往德國遊學，先來民權村遊歷，與尚祖最相得。三人會見念祖，說於本週木曜日，一同乘英國公司輪船，向歐洲進發。

一來問念祖母親的病勢，二則告別。到了木曜日，念祖親送三人上船，說到德國之後，彼此都要常常通信。尚祖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哥哥到了美國，也要把美國的真相查考出來，切不可隨人附和，為表面上的文明所瞞過。」念祖道：「兄弟自然要留心。你到德國，也要細心考察考察。」又對齊爭先道：「舍弟學問平常，性情乖僻，請兄時時指教，當感激不盡。」齊爭先道：「小弟學問，也空疏得很，還要求令弟教訓，這話實在擔當不起。」這時那輪船上的汽笛，震天價叫了幾聲，船已要開了。念祖同那些送行的人，又切實講了幾句，說一聲珍重，忙上了岸，那船已漸漸的離岸去了。

念祖等回家以後，母親的病勢雖已漸好，尚不能出外行走。

有一個同學也是姓孫名承先，約念祖同往美洲，恰值念祖因母親逗留，累的他也不能行。一連等了三四個月，心上好不著急，但是又不便催，只時時來念祖家問病。念祖心知其意，言道：

「兄弟不要急，只等家慈的病到了平穩一邊，我們就好走了。」

到了下月，念祖母親的病已大癒，念祖便把到美洲留學的事，稟知了員外。員外雖只有一子，愛惜得很，卻曉得遊學是要緊之事，不好阻留。只有念祖母親，平日把念祖寶貝樣的看待，如何捨得？聽了這話，不覺大哭起來。念祖也悲傷得很。倒是員外道：「這外洋一帶，我不知住了好多年，為何兒子要往外洋遊學，就要做出這個樣子？快快收拾，打發他去。」念祖母親不好哭了，念祖也收住了淚。退到書房，寫了兩個郵便，知會承先、繩祖。繩祖接到郵便，即一面催女鍾勾當各事，一面稟知祖母。

原來繩祖的父母，俱已亡過，只有兄妹二人，上頭僅有一個祖母，年已七十餘歲了。到了動身日期，女鍾上堂拜辭祖母，女鍾祖母聽說女鍾要到外國去，不覺一把抓住心肝肉的叫哭起來，手中的拐杖支持不住，身體往後便倒。繩祖忙上前扶住，說：「祖母不要傷心，妹妹不久就要回來的。」女鍾正色言道：

「孫女出洋求學，是一件頂好的事，老祖宗倒要如此悲哀，孫女擔當不起了。孫女年已長大，自己曉得打點自己，祖母不要擔心。祖母在家，有哥哥服侍，孫女也放心得下。只要祖母自己好生保養，孫女不過一二年就要回來看祖母呢。」女鍾的祖母見女鍾如此說，心中有好些話要說的，一句也說不出來，只睜著兩隻淚眼，瞪視繩祖兄妹，比及要說甚麼，喉中又咳嗽起來，說不成功。女鍾連忙拜了兩拜，說一聲「祖母珍重，孫女去了」，轉身望外就走。祖母看見女鍾去了，咳嗽了一會，方才放聲大哭起來。繩祖扶進後堂，安慰了許久，再走出來招呼女鍾之行。念祖、承先已先到了，繩祖少不得向二人把女鍾囑托幾句。二人都說：「不要費心，萬事有我二人擔任。」三人上了船，然後繩祖即在本村開了一個時事新報館，又邀集同志數人，辦了一付鉛字排印機器，把一切新書新小說都編印出來，貼本發賣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四川省保寧府南部縣，有一個秀才，名叫康鏡世，是一個農家子，薄有資產。康姓素來以武力傳家，到康鏡世才是一個文生員。康鏡世的兄弟名叫康濟時，入了武庠，能開兩石之弓，鳥槍習得極精，仰射空中飛鳥，百不失一。康鏡世自幼也好習拳棒，操得週身本領，文事倒不及他的武事。為人專愛鋤強扶弱，結交些獵戶痞棍，終日不是帶人打架，即是帶人捉人。也拼過些大對頭，打了幾場官司，把家財弄得七零八落，本性依然不改。因此遠近都叫他做「康大蟲」。同府的蒼溪縣，也有一個秀才，姓貝名振，性情頑固得很，仇惡洋人，疾視新學。連那洋布洋貨，凡帶了一個「洋」字的，都不穿不用。一生輕財仗義，把數萬金的家資，不上十年，花得精光。連兩個門生的財產，也被他用去大半，而兩個門生口無怨言。因此人人愛戴，他一呼可聚集數千人。鄉間事情，他斷了的，沒有一個敢違。那些鄉紳富戶，恨他不過，卻也怕了他。單有康鏡世慕名投他門下，彼此談論兵法，甚為相得。後來貝振因鬧了一場教案，殺死兩個教民，被官兵捉拿去正了法，康鏡世常有為師報仇之心，恨洋人與教民愈加切骨。所讀的即是《孫子兵法》、《紀效新書》，日日組織黨羽。

本府書院裡有一個山長，姓馬，名世英，是安徽桐城縣人，為本府太守聘來掌教，最喜歡講新學，排滿的心極熱。只是保寧府的人，奴隸心太重，凡來書院讀書的，都是為著科名而來，那裡曉得國民事業！雖也有些可造的人，但是還少得很。聽聞康鏡世的行徑，曉得他和常人有些不同，打量運動他。又聽得他是著名的頑固黨，怎好開口。他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是了，大凡頑固的人，不開通便罷，開通了就了不得，他是個仇恨洋人的人，開先就要他講新學，是萬不行的。少不得要照他平日的議論，漸漸歸到新學

上來，自然不致有衝突之事了。」主意拿定，打聽康鏡世到了府城，即私自一人，帶了名刺，尋訪康鏡世的寓所。投了名刺，相見以後，行了禮，果然見他是一團的雄悍氣，全沒有文人氣象。

馬世英先說了兩句應酬套話，既而便侃侃而談，說時局如何不好，洋人如何可惡，中國人如何吃虧，淋淋漓漓的說了一遍。說得康鏡世摩拳擦掌，把佩刀向案上一丟，說道：「是的，如今還不殺洋人，將來一定不得了。先生所言，真是痛快得很！只恨那鳥官府不知道，專心怕洋人，實在懊惱之至！」馬世英道：「不是官府怕洋人，是滿洲政府怕洋人。滿洲政府若是不怕，那官府一定不敢阻民間殺洋人了。」康鏡世道：「這是不錯。」馬世英道：「滿洲政府，原先何嘗不想殺洋人，一切事情，都當洋人不得，怎麼行呢？」康鏡世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馬世英道：「別項不要講，即如槍炮一項，洋人的槍，能打五六里，一分鐘能發十餘響；中國的鳥槍，不過打十餘丈，數分鐘才能發得一響。如此我們沒有近到他們面前，已早成了肉泥了。」康鏡世道：「只要捨得死，槍炮何足怕哉！」馬世英道：「事到臨危，正要這樣講，但是預先不要存這個心，學到他的，把來打他，豈不更好呢？」康鏡世道：「學造槍炮就是了，為何又要講什麼洋務？」馬世英道：「洋務也不得不講的，每年中國買他的洋貨，共計數萬萬兩，都是一去不返的。又不能禁人不買，所以工藝之學，萬不可不講了。中國在洋人一邊經商的，也有好多人，但總不如洋人的得法。如銀行、公司、輪船、鐵路、電線，洋人管理便賺錢，中國人管理便要折本，那麼商學又不可不講了。中國的礦，隨便那一省，即可抵洋人一國，因自己不曉得化煉，把礦砂賣與洋人，百份的利才得一二，所以化學與礦學又不可不講了。」康鏡世道：「洋人的長處也不過就在這幾項。」馬世英道：「不是這樣講，古人云：『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』洋人於中國的事情，無一不知，中國人於洋人的本國，到底是怎樣的，好比在十層洞裡，黑沉沉的如漆一般，又怎麼行呢？所以外國的言語、文字、歷史、地理、政治、法律各學，也不可不講了。總而言之，要自強、必先排滿，要排滿自強，必先講求新學，這是至當不移的道理。」康鏡世聽了，沉吟了半響，言道：「先生之言，頗似有理，容在下想想。」馬世英知道他的心已動了，即辭回書院。

到了次日，著人把《現今世界大勢論》、《黃帝魂》、《浙江潮》、江蘇湖北《學生界》、《遊學譯編》等書，送至康鏡世的寓所。康鏡世把這些書在四五日內涉獵了個大略，即走到馬世英處，頓首言道：「康鏡世於今才算得個人，以前真是糊塗得很。先生是我的大恩人了！可惜我的貝先生，沒有撞見先生，白白送了性命。自今以後，請以事貝先生的禮事先生。」

馬世英道：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貝先生的愛國心，素來所欽慕的，卑人不及貝先生遠了，敢勞我兄以貝先生相待，是折損卑人了。」自是康鏡世與馬世英異常相得，折節讀書。要想立一個會，卻尋不出名目來。一日，說起中國的英雄固多，英雄而為愚夫俗子所知道所崇拜的，惟有關帝與岳王。但關帝不過劉備的一個私人，他的功業，何曾有半點在社稷上，民族上！比起岳王替漢人打韃子，精忠報國而死，不專為一人一姓的，實在差得遠了。俺漢族可以崇拜的英雄，除了岳王，沒有了。我們這個會名不如就叫做岳王會。把此意告知馬世英。世英道：

「很妙！」即替康鏡世草了一個會例，交與康鏡世。書院裡有兩個學生，一個名叫唐必昌，一個名叫華再興，預先入了會。

康鏡世回家，把一班朋友都喊了來，告知立會之事，都歡喜的了不得，齊簽了名。會員每人給《精忠傳》一部。當岳王誕期，演精忠戲三本。會員四出演說，說岳王如何愛國，咱們如何要崇拜岳王，及學岳王的行事。漸漸說到岳王所殺的金韃子，即是於今的滿洲人；岳王所撞的，只有一個金國，尚且如此憤恨。

現在有了滿洲，又有了各國，岳王的神靈，不知怎樣的悲愴了！

咱們不要僅僅崇拜岳王，便算了事，還要完成那岳王未遂的志向呢。這些話說得人人動心，不兩個月，入會的有數千人，會資積到萬餘金。康鏡世推馬世英做了會長，把會章大加改訂，恰值岳王聖誕，演戲已畢，康鏡世提議集資修建岳王廟，就為本會的公所。馬世英把會章的大意述了一遍，又演說了一番。

那時會內會外的人約有三四千，都是傾耳而聽。散了會，馬世英走到康鏡世家裡，談論了好些，緊要的會員也都在座。

忽報有一生客來會。馬世英同康鏡世走出去，延客進室。

只見那客年紀不過二十多歲，粗衣布履，相貌堂皇，衣上微帶些灰塵。你道此客為誰？原來就是狄必攘。必攘當念祖起程赴美三四個月之後，把家中的事托與寡姊，自己帶了些盤費，先到繩祖處，把要到內地做事情的意思說與繩祖聽。繩祖深以為然，不一會在內拿出三百圓來，交與必攘做川資，必攘不受。

繩祖道：「古人云『行者必以驢。』這個可以受得的，吾兄不必太拘執了。」必攘只得收下。乘坐一個小火輪，一直到上海。

平日聽說上海是志士聚會之所，進了客寓，卸了行裝，把那些著名志士姓名寓所，探訪明白，用一個小手折子，一一開載。

到了次日，照所開的方向去問，十二點鐘以前，都說沒有起來，十二點鐘以後，都說出門去了。會了三四日，鬼影都會不到一個，焦悶得很。

隔壁房裡有一個客，說是自東京回來的，和必攘講了些東京的風土情形。必攘道：「弟想在此和那些志士談談，一連三四日，人都會不到面，真奇怪得很！」那客笑道：「要會上海的志士，何難之有！到番菜館、茶園子、說書樓及那校書先生的書寓裡走走，就會到了。有時張園、愚園開起大會來，就有盈千盈百的志士在內。老兄要想會志士，同我走兩天，包管一齊都會到了。」必攘驚道：「難道上海的志士都是如此嗎？」

那客道：「誰說不是如此呢？現在出了兩個新名詞，叫做『野雞政府』、『鸚鵡志士』。要知現在志士與政府的比例，此兩句話可以做得代表，老兄不要把志士的身價看得太高了。」必攘低了頭默默無言，長歎了一聲。那客又道：「老兄不要見怪，這上海的融力化，實在大得很。老兄在這裡若多費月，恐怕也要溜進去了呢。」必攘也不回話，心上一團紅燃燃的火，好像陡然澆上一桶冷水，熄滅了大半，從此再也不會那些志士了。

乘著輪船，向長江上流進發。同船之中，有一個湖北人，姓武，名為貴，是武備學堂的學生，新做了一個哨官，和必攘談論了一會，頗相契合。武又引了一個人來，說是他學堂裡的教習，馬步炮隊，都操得好。姓任，名有功，江西人，於今奉了廣東總督的札子，到河南招兵。其人很有革命思想，才聽得我說，亟亟要來會老兄。必攘和任有功施了禮，各道名姓，果然慷慨的了不得。三人各把籍貫及通信的地方寫了，彼此交給收下。到了江寧，他二人上岸去了。必攘獨自一人，到漢口投寓高升客棧。

漢口居天下之中，會黨如林。必攘在家，結識了一個頭領，名叫陸地龍，開了一個名單，凡長江一帶的頭目，總共開了三十多個。內中有一個名叫小宋江張威，是一個房書，專好結交會黨中人。凡衙門有逮捕文書，他得了信，馬上使人報信，倘或捉拿到案，也必極力周張，所以會黨中人上了他這個名號。

現在此人正住在漢口市。必攘到了第二日，便到張威家拜訪。

張威平時聽得陸地龍說，狄必攘是當今第一條好漢，渴慕得很。

比聞必攘已到，喜出望外。見了必攘，先就問寓在何所，忙使人取過行李，即留必攘在家住宿。一連住了十餘日，果然來往的人不少。就中有一個賽武松饒雄，貴州人氏，拳棒最精，是會黨中一個出色人物。張威因必攘特開了一個秘密會，頭領到的二十多個，中有五個大頭領：石開頑、周秀林、楊復清、王必成、陳祖勝。張威先開口說道：「今日是黃道吉日，眾位兄弟都已聚會。各山缺少一個總頭領，事權不一，又怎樣能成呢？弟意要於今日舉一個人當總頭領，各位兄弟贊成嗎？」眾皆道：

「贊成！」張威又道：「咱們會內的人，有文的少武，有武的少文。惟新來的狄君，文武雙全。文是諸君皆知道的，不要試了；武則請諸位兄弟當面試過。」眾皆道：「妙妙！」必攘堅不敢當。眾人已把裝束改好，必攘也只得解了長衣，把腰束好，走到坪中。起先是陳祖勝來敵，不上十合，敗下去了。石開頑走上來，又只十餘合，敗下去了。饒雄頭纏青絲綉縐，額上紮一個英雄標，腰繫一根文武帶，揮起拳勢，對必攘打來。兩人交手七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必攘賣一個破綻，飛腳起處，饒雄落地。餘人更沒敢上前，於是眾人都舉狄必攘當總頭領。必攘謙讓再三，才敢承受。於是把前此的會規十條廢了，另立十條新會規：

一、本會定名為強中會，以富強中國為宗旨。所有前此名稱，概皆廢棄。

一、本會前稱會中人為漢字家。今因範圍太小，特為推廣。除滿洲外，凡係始祖黃帝之子孫，不論入會未入會，概視為漢字家，無有殊別。

一、本會前此之宗旨，在使人會兄弟患難相救，有無相通。而於國家之關係，尚未議及。今於所已有之美誼，仍當永守外，於其缺陷之處，尤宜擴充。自此人人當以救國為心，不可僅顧一會。

一、本會之人，須知中國者，漢人之中國也。會規中所謂國家，係指四萬萬漢人之公共團體而言，非指現在之滿洲政府，必要細辨。

一、本會之人，嚴禁「保皇」字目，有犯之者，處以極刑。

一、會員須擔任義務：或勸人人會，或設立學堂、報館，或立演說會、體操所，均視力之所能。會中的事差遣，不得推諉。

一、會員須操切實本領，講求知識，不可安於固陋，尤不可言仙佛鬼怪星卜之事，犯者嚴懲。

一、會員須各自食其力，不可擾害良民。會中款項，合力共籌，總要求出自己生財之道，不能專仰於人。

一、會規有不妥之處，可以隨時修改。

一、前此所設苛刑，一概刪除，另訂新章。